

適園語錄
穀齋經說
水西會語

水西答問
二谷讀書記
惜陰書院緒言

白水質問





清
朝
文
學
史

二
卷
本
第
一
卷

第
一
卷

二
谷
讀
書
記

侯元著

中
華
書
局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二谷讀書記卷上

明 樂清侯一元著

知大小遠近之一。則小物不得不勤。近言不得不察。細行不得不矜。知幽明之一。則祭不得不誠。遠不得不追。知德容內外之一。則獨不得不謹。知父子兄弟之一。則倫不得不悖。

聞一知十。知二非較多少也。此正喻其明之體有盡有不盡也。聞者聞之夫子也。聞之簡編。聞之師友。而有盡知不盡知者。生質之美惡。學力之淺深。所謂一能之十能之者也。駑馬十駕。則亦驥之千里矣。盈必毀。天也。窮則變。易也。聖人以此前民之用。裁成輔相以順天命。雖陰符之養生。老氏之處世。蘇張之干時。白圭之殖貨。靡不有闕於是。

氣之駁爲禽獸。而有鳳麟氣之純。爲人而有商臣叔虎。聖人純之純也。梟獍駁之駁也。雖然。鳳麟梟獍。其形則異也。聖人之於人。其形非有異也。是故君子有弗性之學。使商臣叔虎而遇聖人。安知其不爲克讓之虞賓。克諧之瞽象乎。

無夢正也。六夢緣感。皆非正也。無感而夢。神之所爲也。故曰正夢。

慈湖天資高明。而不克之以沈潛。至于論語無意疑。大學誠意。以孟子勿正心。疑正心。易不云乎。言不盡意。立象盡意。又曰聖人之意。曰獲心意。孟子亦曰。胸中正。不正。又曰我欲正人心。正心誠意。何害于理乎。

以周公之知亦知死生有命一定而不可移。原始反終。游魂爲變。一往而不復也。而金縢之禱。求以身代。元孫與旦之語。諄諄若平生。何哉。此肫肫之仁。根于心而不可解者也。故曰仁也者。人也。病之有禱。終之有復。斂之以三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此心之誠然爾。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真大學註疏也。更別無正心以下工夫。故大學一篇。只在誠意。誠意一段。專言謹獨。中庸起結皆然。更無二致。意之閒斷。惟獨而謹之。則無不誠矣。謹獨者。欲其無間也。

論語一書。開卷言學而時習之。易曰。不習無不利。是言成德也。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者也。曰積善。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曰緝熙。曰日就月將。曰念茲在茲。曰集義。曰擴而充之。曰熟之而已矣。皆是物也。

大學誠意章曰。謹獨。正心。章言正心。修身。章言修身。只此一理。更無二學。故程子稱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即不言正心修身。不爲少。如本文稱一。是以修身爲本。孟子稱家之本在身。而不言正心。又言心正。莫不正。董子亦稱心正而朝廷正。而不言誠意。皆不爲缺。以其本無二事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體曰五性。其用曰五倫。萬善萬事具是矣。故親民亦只是明明德之事。然明明德。己性之盡也。親民。人性之盡也。明明德由己。親民必得位而後能之。如在一家人。則使一家齊。在一國。則使一國治。在天下。則使天下平。大學者。將使修己以任家國天下之事者也。若曰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則非矣。蓋吾之孝弟慈。謂之明明德。使一家之人皆化而孝弟慈。謂之親民。必使一世之人無不仁。

而後王者之心始慰矣。曰平曰治曰齊云者。欲使家如其身。國如其家。天下如其國焉爾。非別有所爲也。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治國在齊其家。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身之威儀在外。而心之恂慄在內。故曰。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未有心不正而能修其身者也。心之一念。則謂之意。意之全體。則謂之心。甯有二乎。先賢論事。至正心而止矣。正心只是念念皆誠。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韓子述之。止于誠意。程子亦曰。只在謹獨。皆的然有見之言。

格物致知之無傳。何也。凡傳者。將以釋夫教者之意也。而所謂大學者。聯之師儒。則既親師取友矣。陳之詩書禮樂。則既誦詩讀書矣。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猶言格致之道。以誠身也。而又何傳之有。且大學之傳。惟誠意一章而已。餘特發明相因之理。以見達道九經天下國家之理。無往而非誠意之功用。何傳之有哉。

程子主敬之旨。謂前人所未發。殆非也。千古以來。只有此學。堯典第一義曰。欽。降汝命官。治歷熙載。無不曰。欽者。孔子曰。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戒慎恐懼。臨深履薄。皆是也。蓋敬者。警也。常存其心之謂警。戒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存其心。所以養其性。視聽言動。無一而不敬。不問于出。門使民。不限于人己。即所謂自強不息。所謂敬以直內。久而熟焉。則恭而安。而至誠之無息。亦天運之不已矣。

或以韓子引大學止誠意爲無頭學問。冤哉。此正得大學之旨。不拘拘言語文字者也。聖誠而已矣。君子思誠而已矣。而思不可以不學。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凡以格物而致其知也。此先王之所以建學立師。

也。此大學之所以作也。先儒以格物致知無傳。夫又安事傳哉。物格知至而意不誠。則所謂知及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格至之功亦終必亡而已矣。故人不可以不學。學不可以不實踐。內則誠意正心。外則修身。已德一明。而家國天下之道畢舉矣。故知大學者。韓子也。

不明乎善。則或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故不誠乎身。故曰人不學。不知道。

里仁爲美。正以習見正事。聞正言也。魯多君子。則子賤以成其德。昔人五百金買鄰。亦此意。

傳習錄說格物正是誠意耳。蓋曰意之所在。必有其物。物之不正。則是自昧其知。故必格而正之。是真思誠之功。第欠擇善一段耳。不如舊說之完也。

良知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者也。致其良知。以充滿其量。尙安事學。顧氣質不同。于是先覺則有教。後覺則有學資。先覺以明吾心之理。而非理之在先覺也。事事物物之理。無非吾心之理。而非理之在事事物物也。謂先儒卽物窮理。如求孝于親之謂。嗚呼。先儒果使爲子者求孝于其親哉。

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具于心。此誠分析之過。啓後學之疑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已大詳密矣。豈可析理於心而言之乎。析之有以極其精。然後合之有以極其大。此先儒千慮之失。誤在然後二字。

陽明之說格物卽是誠意。分別意知物三目。而加誠致格之功。以爲能格。斯謂之致。斯謂之誠。于義甚密。于理亦通。但遺卻格致本旨。而并博文擇善聞見問學等語一切掃除。創爲之說。遂使誦詩讀書親師

取友聞見之知。皆不得爲良知。則自羲農立教以來。萬古所未有也。恐自學知以下。人品受害不小。

二谷讀書記卷中

傳習錄以好色惡臭接時是知一接便即有好之惡之之心是行故曰合一此正有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誠也誠明之謂性耳目鼻口之于聲色臭味心之于理義一也目無所蔽故好色必好鼻無所壅故惡臭必惡今以衆人之心有蔽之目有壅之鼻而遽責之以誠好誠惡之用難矣學問之道所以求其放心撤其蔽決其壅以全夫耳目心知之本體者也

朱子踐履處無可議至其說理則或過于分析陽明先生起而病之蓋亦朱子之忠臣也第矯枉之過遂以格物爲行凡語孟所示求道之方一切以己意說之誤高明于猖狂拘凡近于孤陋譬之藥焉去病之功固偉而戕賊吾身亦不小矣

微生高若果曲意徇物掠美市恩是則詭隨之曲士也烏得直名而聖人亦何庸辨其非直乎高蓋有意于爲直者也其無不謂無者恐以不直見疑於人故必曰有而乞鄰以塞之耳此求直而反曲也故聖人辨之

書云如保赤子孟子即以兄之子言之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觀古今服制亦可知俗之敝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而況其子乎第五倫一夜五起猶外之也故程子曰只此五起不起便是私意

傳曰知老而日多者也而又曰老將知而耄及之何也能養其志氣則年彌高而德彌劭矣不能養其志

氣而血氣是任。則壯而老。老而衰者。固其常也。

孟子謂諸侯之寶。土地人民政事三者之中。政事最先。乃土地人民之本也。晉文公欲全其信。甯失原衛。嗣君欲必其罰。甯以一左氏易胥靡。霸者且然。況王道乎。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者以爲喪所以三年之故。是爲報服。非正服矣。蓋父之慈。子之孝。皆心之自然。所謂仁也。父之于子。懷之三年。不以爲久。而子乃久。夫三年之喪乎。所謂子也有三年之愛。亦猶言蕭瑀不生于空桑。夫非盡人之子歟。言何其無情也。若喪所以三年之故。則禮經備矣。

子路子貢所疑於管仲者不死。而夫子答以相齊。所答非所問也。蓋管仲輔紂本不義。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故不責其死。而非取之也。程子之論精矣。若仲之心。則不能知其不義。而不用死也。

人不知而不愠。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見是而無悶。皆語夫一時之變。君子不以易其常也。正以其無與於我也。然而實之從名。名之從實。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轟雷霆也。故曰令聞廣譽施于身。又曰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孟母三遷。蓋好事者傳之耳。如其言。孟子少孤。三遷皆兒戲時也。而孟氏書所云前喪後喪。棺槨衣衾之美。三鼎五鼎之異者。豈爲兒時事耶。

心有度。義有長短。故男女授受。親洎禮食。有時而變。然而枉尺直尋。孟子闢之。何也。蓋度其長短以赴禮。則可。度其長短以赴利。則不可。誠以赴禮。則枉亦直也。隱父諱君是也。以趨利。則直亦枉也。雖功高五

霸君子羞之

援嫂之溺，隱父諱君，卽其援其隱，其諱皆是也。似枉而實直也。不待招而見諸侯，卽其見已枉矣。又將計後之尋以償前之尺乎？故曰：勤小物，矜細行。又曰：勿以惡小而爲之。

子路曰：管仲不死，未仁乎？子曰：九合諸侯，如其仁。所答非所問也。而聖人之微意可見矣。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死之於人大矣。非成仁也，取義也。君子不徒死也。仲而死糾，于仁義無取焉。子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九合一匡，所謂仁功也。奢而犯禮，焉得爲仁？使仲而死糾，與由之死輒一矣。皆非所謂善道矣。是故夫子之告子路，蓋因人而言之者也。

孝哉閔子騫，記者之詞也。師之于弟子也名之，此蓋閔氏門人之失，亦猶孔氏之徒續春秋而特卒孔某者也。

捐階焚廩，適不死耳。兩笠自捍，蓋後人爲之說也。出偶出也，而瞽象不知，故從而揜之也。後人誤認出字，故有預爲匿空，誦詭之謀，從空旁出，必不可成之事，而傳云有無不可知，則非後學之所知矣。且下土實猶非舜，乃潛出，安得猶爲以方之欺乎？匿空旁出，矧而後可，人則不如是也。然則其曰奚而不知何也？曰：此言瞽象平日殺舜之心，舜非不知也。號泣怨慕，象憂亦憂，是其知之之證也。若預爲匿空以防其謨，蓋潛歸鼓琴以待其來見，曾是以爲舜乎？爲此說者，是知箕子之佯狂，而不知比干之剖心也。知衿衣鼓琴，恭己南面之爲舜，而不知廩上之灰井中之泥之未嘗非舜也。其貽禍後世，誤長孫房杜以

成唐太宗之過。不亦宜乎。

朋友喪明。則哭之何也。喪明篤疾。近死。故喪禮處之。

權只是經。程子精義之言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也。經者。常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之常也。嫂溺而援。禮之變也。而運之者。權也。權而得中。變亦常也。故經對變。不對權。漢儒云。處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是猶知經之不可以對權也。朱子云。經之與權。亦當有辨。似不如程子之確也。

夫子之答問。亦有因人者。司馬牛詁言之誨是也。譬之醫師之用藥。急而不治其標。不可也。然而爲仁之方。實不外此。司馬公以教元城衛武公。以自警。南容以成德。皆是也。蓋治本治標。均之爲扶持元氣耳。

二谷讀書記卷下

舍者爭席。非莊周本旨也。蓋言陽子居本以舍者爭席之質。而飾之以成避席避竈之事。故見諄于老氏。退而失其故步也。若夫爲道者。固不欲爲戶屢所保而哀貽它之傾一國。王貽之最一方。自有以致之也。此亦莊氏王霸之辨。

損益三友。資諸人者也。損益三樂。修諸己者也。外則謹其所習。內則慎其所之。學問之道。具是矣。

噫。公命我勿言於義無害。所謂密禱也。大抵鬼神之理。機緘潛密。亦如今術數占卜。皆惡夫泄之也。

尋仲尼顏子樂處。此爲初學指引路頭耳。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無以尚之。學習之悅。朋來之樂。皆是也。故曰。智者不憂。以其樂天之命也。君子坦蕩蕩。心廣而體胖。仰不愧而俯不作。無入而不自得也。而待尋乎。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蓋古之教也。傳者或以是衡輒。則非矣。自義帥尊等而上之。至于祖。故禘之祭。上祀之禮。不以父辭王父命。皆帥尊之義也。以王父之命而遂無其父也。則可乎。無父則亦無王父矣。有王父之命。則亦有父之命矣。夫萬古不易者。心也。輒則失其心矣。而傳者亦不求諸其心。何哉。

鑑以空一天下之妍媸。衡以平一天下之輕重。規矩準繩之于物。皆然。皆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博學詳說。審問明辨。所務不一。而皆以致力乎。其至一者也。蓋體用一原。一實萬分。萬分實一也。

莫非命也。盡義則正，不盡義則不正，而皆無逃于一定之數也。孔子所謂知命者，蓋如此。不求盡義而但知趨利避害者，固由于不知命，而或以術數預測天道，則亦不知正命，而非所謂順受者矣。固命也，然君子不謂之命，如紂多罪，而曰有命在天，德宗播遷，而曰不由盧杞是也。孟氏發明天人之際，無餘蘊矣。

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天固使之也。如雞之伏，獸之乳，仁心自然，理固然，覺固我也。覺之則人也，合內外之道也。韓子聖賢時人之耳目本此。

誠則明矣。神明者，心之本體也。故至誠可以前知。蔡順齧指，巨鄉夢友，顏含察色，皆其誠之極也。不足爲異。

孟子一書，論語義疏也。如養氣一章，卽孔子勇者不懼，有天下而不與，殺身成仁，至死不變等語耳。爲天子之父，則其位可以殺人而不死，八議是也。爲舜之父，則其道必不至于殺人，底豫允若是也。有敝屣天下以全其父之心，則必有尊之養之之法，而士師之法，亦可以通其權於八議而不爲撓矣。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桃應可謂善問，孟子可謂善答，所謂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者也。漢時家令之諷高帝也，其有斯慮乎？柴守禮殺人而世宗不問，則君臣心政胥失之矣。

孔子見行可之仕，仕桓子也，而爲政則首墮三桓，若不利三桓者何哉？蓋夫子固以憂魯，而亦所以憂三桓而全其世也。冉有之徒，乃區區以顯與爲季氏憂，豈不謬哉？觀桓子屬其後以必召孔子，則既悔之

矣。而天未厭禍。卒不見東周之治。悲夫。

仲子井上之李。蓋有意乎西山之薇也。不知伯夷之于父子。叔齊之于兄弟。而扣馬之諫。依依乎君臣。其所爲逃國避世。死而無怨者。正以大倫也。仲子有母而避。有兄而逃。欲以市廉。其如廉乎哉。

小由基之射。特手熟耳。蓋曲藝莫不然。故痾僂之承蜩。乃疑於神。夫人亦熟之而已矣。

昔人云。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怒。卽是爲人。推而極之。若閒居之儀。不同于接物。屋漏之色。有異于在廷。皆爲人也。

易本卜筮之書。如利有攸往。利用行師。利見大人。利遯國。利用禴。利用賓于王。童蒙吉。納婦吉之繇。卽今出行。出師。見貴。移徙。祭祀。求官。入學。嫁娶等占耳。數也。而理寓焉。六經自秦火後。或殘或廢。而易獨以卜存。故言理者莫尙焉。玩占固當圓融。而亦各有端緒。要之不越吉凶悔吝四者而已。若必以三百八十四事爲不該。而滑稽其說以求通。則非矣。且世閒固不止三百八十四事。而亦豈必三百八十四項占法乎。

丹鉛錄云。筮短龜長。非短筮也。卜者據一時之占。短長之耳。然則洪範稽疑。主龜而不主筮。何也。又周禮大事卜。小事筮。

丹鉛錄引師經擯文侯事。以爲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非也。賦六詩之一。詩必成文。文侯之事。蓋詞未及終。而師經畜之耳。優人批唐莊宗李天下亦如此。